#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叙略

本书论文，已载《圣教杂志》第二十五、六二卷中，读者以散漫零落，不得整个观念为恨，故促重编，汇为一册，亦化零为整之义也。惟杂志论文，迫于出版，每欠推敲：措辞也，说理也，布局也，考据也，凡一切关于质与量之方面，难免弊病；此书既集旧文，付印前又乏暇润饰，读者不弃拙陋，慨赐指正为盼。

徐宗泽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追思已亡瞻礼日

# 第一章　开封犹太教

**利玛窦首先研究犹太教**　河南开封有犹太遗民，及犹太寺，利玛窦前，人多未注意及之，盖首先研究者利子也。利子在京，尝遇一犹太青年，因得知在开封有一犹太寺，及犹太人有十家或十二家，且尚保存五六百年之古圣经（Pentateuque）。利子乃出示希伯文圣经，该青年识经中文字而不能念诵。利子因教务羁身，又因路途迢远，不克亲往考察，三四年后，乃遣一华籍同会修士前去（参观 Lettres Édifiantes et-curieuses, t. XXXI，1774 p. 297，译文附后）。此段记事与艾儒略所述大西利先生行迹，微有不同：

> 中州都会，原有教堂，乃如德亚国所传天主古教，适其教中艾孝廉计偕，入京造访利子，利子将天主经典一大全部，系如德亚原文，并翻译大西文字示之。艾君诵读其文，深喜而拜焉。艾子同袍张君，同访利子，谓汴梁昔有一教，名十字教，以奉天主为主。张孝廉亦奉教之后裔也，奈百年后多不得其传。利子以所佩十字架示之，张君一见，不禁泪下。是后利子遣从游黄明沙驰书访其实，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来之详耳。

**继而艾儒略**　利子殁后，第二人研究犹太寺者是艾儒略；艾子学问渊博，人称为西来孔子。一六一三年，艾子奉长命往开封考察

此事，但无相当之效果（参观 Lettres édifiantes，t. XXXI p. 300）。

以上所言犹太之发现乃取材于金尼阁所著：Trigaut，de expédit. Sinica，lib Ⅰ cap. Ⅱ，p. 118 及鲁德昭所著：Semedo Relationne della China. part Ⅰ. cap. 30 p. 193 二书；而 Lettres Édifiantes 乃综合诸教士之所记，另著开封犹太人记录一篇。

**孟正气之调查最为详细**　艾子之调查，未著功效，而骆保禄（P. Gozani）、孟正气（P. Dominge）之工作得其要领焉。骆公于一七〇四年十月五日致书于其同会士苏霖（P. Joseph Suarez），详述犹太寺之位置及圣经之情况（此函见 Lettres Édifiantes，译文附后），孟公曾居开封八阅月，一七二一年绘有犹太寺图二帧，一为寺之全图，一为寺之内容，惟其所绘之寺图，乃一六四三年水没后犹太人赵姓者所重建之寺（孟公所绘之寺图刻存 Bibliothèque du collège Ste Geneviève à Paris，余前年在英国耶稣会院所藏之 Lettres Édifiantes 书中亦见过是图）。

**韩国英之研究**　最后韩国英（P. Petrus-Martial Cibot）于一七七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关于犹太寺亦有一长函致其法国之同会士，原函手本今尚存在耶稣会文献库中，其原文已刊布在一八七七年之法文 Etudes 杂志。

**十九世纪之查访**　十九世纪中叶访查犹太者有："一千八百五十年清道光三十年伦敦犹太布教会（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 the Jews）遣委员至开封调查，所得结果，香港史密斯（G. Smith）曾于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咸丰元年在上海刊布（按此调查书英文名 The Jews at K'ae-fung-foo）。同年在开封犹太教堂所得之经典，亦在上海刊印。一千七百六十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伦敦犹太商人尝用希伯来文致书问候开封同胞。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二年奥国维也纳京城之商人李伯曼（J. L. Lieberman）尝至开封访查

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丰七年粤匪至开封，居民多逃散，犹太人多随之而逃亡。同治六年美人丁韪良（W. P. Martin）亦至其地访犹太教之遗迹，见寺已倾圮，片木无存，只见二碑立矗而已，与其人讲弥施诃降之事，咸蒙然罔觉云。”张星烺撰《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四册二一页。

**关于犹太教之研究书籍**　开封犹太寺欧美人之研究者不少其人，且已有多书出版；惟其中最有价值之著述，当推十八世纪之天主教耶稣会士骆保禄、孟正气、宋君荣三人（Gaubil, Chronologie Chinoise p. 264）；十九世纪伦敦犹太布教委员会之调查，与美人丁韪良之论著亦不少新获之资料。一九〇〇年上海徐家汇管宜穆（P. Tobar）将前人研究之所获汇萃而著有法文本 Inscriptions juives de K' ai-fong-fou。此书允为善本，中文书有陈垣先生所撰之《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教碑**　今欲考一赐乐业教，除上言之各著述外，有该教之碑三：一为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重建清真寺记，二为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尊崇道德经寺记，三为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重建清真寺记。

**犹太人入中国**　犹太人之入居中国，犹太寺之建造，教中之祭祀，信仰，礼仪，人物等等，碑上均有记载。犹太人何时入中国，论者不一其说：据弘治碑谓在宋时，据正德碑谓在汉时，据康熙碑谓在周时。三碑所记，既各不同，其孰从之。依陈垣先生言：“康熙碑所谓周时始传于中州者，似因弘治碑考之在周朝二句，及正德碑稽之周朝一句而云然，未必确有所见。”管司铎亦言康熙碑谓于周朝始传入者其说不确；其错误之故，因撰此碑记之刘昌诵前二碑时似欠注意，故有此误会焉。据骆保禄所记，谓“据若辈言，犹太人之来中国始于汉朝，初则子孙繁多，今已愈见减少”。见《圣教杂志》第二十卷第一期十八页。

又据盘老帝（P. Brotier）言，“犹太人入居中国之年代，彼等常

以汉时始来一语，以答传教士。碑碣中亦载此说，恐在日路撒冷灭亡之后来中国也。”见《圣教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期八十一页（译文原文见 Lettres édif, XXI. Rec. pp. 306. 366）。宋君荣则谓自周朝始来。（Traité sur la chronol. chinoise p. 264）宋公之误点亦因康熙碑故也。近人法国汉学家高尔第（H. Cordier）亦主张犹太人自汉始来，在日路撒冷毁灭之后，大约在汉明帝时经波斯而到中国。（见 L'Anthropol-ogie, sept-oct, 1890, n. 50, p. 549. et Encyclop. Lamirault, au mot China, Ⅵ Religions, Judaisme, vol. 11, p. 92.）

以上数家之言，虽无明确之史证，然十八世纪初之耶稣会士从犹太人相传下之自述，及其寺碑之记载而又旁证以日路撒冷犹太人之被逐，流徙各方之事证之，犹太人在汉时入中国，不无相当可信之事实作佐证也。

但陈垣先生以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族为非宋以前所至，断为元代始来；盖犹太族之见于汉文记载者，莫先于元，“元史文宗纪天历二年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合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术忽即犹太族也。”（《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另一方面观察，陈先生亦说“汉以前已有犹太人曾至中国则可，谓开封犹太族为汉所遗留则不可。”又谓“唐末犹太人至中国有确证，然其人以贸易之故，由海道来往广州，不过侨寓一时，未必即为永住。是犹太人之至中国为一事，犹太人是否永住中国又为一事也。”

余按陈先生之意见是以科学式的史证，分别永居在开封之犹太人，与来中国暂寓经商之犹太人；故亦不否认日路撒冷灭亡时，犹太人民转徙于波斯、阿富汗及中亚细亚而至中国之可能。依此而论，陈先生之主张与西士所言汉时犹太人已到中国之说未尝不能融合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

**犹太教经典** 至论犹太教经典，据弘治碑谓“正经一部，五十三卷，”又言：“天顺年石斌，李荣，高鉴，张瑄，取宁波本教道经一部，宁波赵应捧经一部赍至汴梁归寺。”故云：“成化年高鉴、高锐、高铉自备资财增建后殿三间；明金五彩妆成，安置道经三部。”

正德碑谓“道经四部，五十三卷”，盖维扬金溥又请来一部。

康熙碑云：“殿中藏道经一十三经，方经散经各数十册”……“殿中原藏道经一十三部胥沦于水，虽获数部，止纂序为一部，众咸宗之，今奉上尊经龛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后所渐次修理者也。”……“殿中旧藏道经十三部，壬午（一四六二年）胥沦于水。贡生高选捞获一部，教人李承俊捞获三部，赍至河北，聘请掌教，去其模糊，裁其漫坏，参互考订，止纂成全经一部，尊入龛中，教人宗之。其在左一部乃掌教李祯本旧经而重修之；其在右一部，乃满喇李承先重修之，其余十部乃渐次修整者也。”

准此：犹太寺初有道经一部，继又得宁波二部，维扬一部，终又增至十三部。一四六二年悉没于水；幸捞获十部，截长补短，纂成全经一部，卒又重修成十二部，仍为十三部。

此道经十三部，六部为上海誓反教于一八五一年购去，其记见同年八月十六日之 North-China Herald，其中一部刻存香港图书馆，其余五部据 J. Frim，The orphan. Colony，p. 56 一藏伦敦犹太布道会，一藏英京博物院（British Museum），一藏鲍伦博物院（Bodleian Museum），一藏牛津博物院，一藏剑桥图书馆。在英京博物院之道经，前年余曾见过，系一大捆羊革，诵阅须展开，经卷甚长。美人丁韪良于一八六六年曾购得二部，其一今藏美国耶鲁（Yale）图书馆；奥国维也纳图书馆亦保藏一部；上海徐家汇天主堂由传教河南之意籍教士亦购赠有一部，今寄藏欧西。尚有三部今无从知其存亡。（参

观管司铎所著 Inscriptions juives de K'ai-fong-fou pp. 93—98)

除道经外,康熙碑尚言有方经散经数十册。方经散经之为物,骆保禄在其书信曾有所言:"寺中又置箱匣数只,内藏经本多种,道经与其教律在焉,盖为教人祈祷所用之本也;经文皆希伯来语,其中除数本新订者外,大半皆陈旧破碎;然皆什袭珍藏,故箱匣莫不金碧辉煌也。"见《圣教杂志》第二十卷第一期十六页又孟正气记:"除上述道经外,中国犹太人尚有其他经典,惟彼等只尊梅瑟五经为道经,其他称为散经方经;散经方经者即为若苏亚经,判官经,列王经及先知之经是也。"见《圣教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二十四页准此:方经散经,乃言除梅瑟之经外,古经中之别种经及犹太教之教律教规,教礼,祈祷经书也。至欲详细研究此题,North-China Herald de Shanghaí N:55. 16 Août 1851 报有一篇甚长之报告书,管公在其法文本上亦有此译文;陈垣先生《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第九章,方经散经之内容,亦尝论及之。

**一赐乐业教之性质**　犹太人所奉之教是一赐乐业教,一赐乐业者希伯来民族(Peuple hébreux)即 Israël 之译音,今人译为义撒厄尔或以色列也;又名挑筋教,因其教律不准食牛羊之筋,以纪念雅各伯夜济雅博渡,遇一人,与之角力而伤筋也《创世纪》第三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一赐乐业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奉穆汉默德为教主,而一赐乐业不然也。然人有混犹太教与回教者,因回教寺名清真,而一赐乐业教寺亦名清真;又犹太人诵经时必顶蓝帽,而回教人顶白帽;故人遂称蓝帽回回,白帽回回也。见《圣教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一期十九页。

然一赐乐业教究为何教?一赐乐业教者乃天主降生前之古教,即梅瑟之教会。由天主之默启而立,用以在义撒厄民族中保存天主之真教者也:梅瑟领义民出埃及,到西乃山,天主颁示十诫,及

诸圣礼规，命犹民遵守。梅瑟又蒙天主默谕，著经五卷，将天主创造天地万物，元祖获罪被罚，主许默西亚来救人类，以及民众当守之诫命，当行之礼仪，一一详载于经。犹太民古时行割损礼，以自别于他民族而为入教之表记。其集会行敬礼之所曰西那高刻（Synagoga）即礼拜所。古教（梅瑟教或犹太教）之要素，是在信望将来救赎人类之默西亚，故所有许多仪礼亦惟表显其信望于将来之救世主。迨救世主既来救赎人类，则所信所望者已实践，而古教当即告终；盖古教不过为过渡而存在，及耶稣既立新教，则古教自然在当废之列；且如人再信古教，再行古教之礼，则不能容于圣教会而当受斥责者也。

今在开封之犹太教，乃仍保存古教之礼仪，犹期待默西亚之将至，故与今日耶稣所立之罗玛新教实有抵触，而当消毁之者也。今进究其在开封之犹太教义。

研究其教义，莫善于从其教碑及犹太寺中之匾联而观察。犹太人亦信仰天地有一主宰，而此主宰亦如中国古儒以“天”、“上天”、“昊天”、“昊天上帝”、“上帝”、“常生主”、“造化天”、“无象”、“无相”等之名以名之也。（见陈垣先生《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而中国古儒所谓之“天”、“上帝”等乃指有人格的，赏善罚恶，造天地万物之主宰，故开封之犹太人实信仰天地有一造物主。且信此造物主为无形无声永生之神。既信有神矣，于是在神前，尽其恭敬奉事之心而有祭祀，“祭者尽物尽诚，以敬答其覆载之恩者也；”（康熙碑）而有斋戒，“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斋之日，不火食，欲人静察动省，存诚去伪，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康熙碑）而有礼拜，“礼拜者祛靡式真，克非礼亦复于礼者也；……每日寅午戌三次礼拜……其礼拜时所诵之经文，高赞之，

敬道在显也;默祝之,敬道在微也;……而其行于进反升降跪拜间者,一惟循乎礼。"(康熙碑)

**祭祖敬孔**　犹太人之祀先、敬礼悉如中国人;"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且亦有祖庙——祠堂。惟不设牌位及神影,只香炉而已。见《圣教杂志》第二十卷第一期十九页故犹太人无外教之异端,亦无迷信之恶习,"所以不塑乎形像,不惑于鬼神,而惟以敬天为宗。"(康熙碑)"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于形像,不陷于鬼神,不信于邪术,其时神鬼无济,像态无祐,邪术无益。"(弘治碑)且出丧亦禁止异端:"殡殓不尚繁文,循由礼制,一不信邪术"。(正德碑)至于敬孔,与中国文人学士无异,且亦至文庙参与祭礼。从此可见犹太人非若外教人之迷于异端也。

**三种掌教者**　一赐乐业教为犹太民族之教,其教中掌管有三种之名见之于寺碑:一五思达,系波斯语之译音即希伯来语 Rabbin 谓先生也,即长者之意。见管司铎所著《开封犹太寺》四十四页注一。二掌教,即教长也;据骆保禄函中所说,惟掌教者能入殿中最尊严之处,即藏道经之处。三满喇,当是深知经典而能训诲教众者,因弘治碑中言"惟李诚李实……正经熟晓,劝人为善,呼为满喇。"又康熙碑:"汴没而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往返数次,计获道经数部,散经二十六帙,聘请掌教李祯,满喇李先承,参互考订焉。"

碑上有许多译音名字,不与西名对照,莫能知其来历者。阿耽,即亚当(Adam)也;女娲,诺厄(Noë)也;阿罗,或阿无罗汉,即亚巴郎(Abraham)也;以思哈格,即依撒格(Isaac)也;雅呵厥勿,即雅各伯也;乜摄或默舍即梅瑟(Moïse)也;阿呵联即亚隆(Aaron)也;月束窝

即若苏爱(Josué)也;蒿子喇即爱思拉斯(Esdras)也;一赐乐业即义撒厄尔(Israëï)也;五思达即 Rabbin 也;满喇即 Mollah 也;俺都喇不知何解。

**开封犹太人现在之状况** 开封之一赐乐业教已概述如上述;然今日之犹太寺在咸丰十年河水氾滥之时,早已倾毁。同治六年美人丁韪良氏至其地则寺已鞠为茂草矣。丁氏记之曰:"余由京师赴上海,特绕道至开封,访犹太教之遗迹,有回民引至一空地,则已倾圮片木无存,只见二碑矗立。犹太人闻余至,纷来聚观。询之曰:迭经水患,寺已失修,无力重建,已将木材变卖,石碑外只存古经数卷而已。无师讲诵,亦无礼拜,亦无所谓割损礼,遗民七姓,人约四百,贫苦不堪。归回教者有之,与汉人同化者有之。"摘录陈垣先生《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第十二章。(原文见 A Cycle of Cathay by W. A. P. Martin pp. 275—278)。

又宣统二年二月《地学杂志》载张相文《大梁访碑记》:

> 余向闻开封城内,有犹太遗民,不能详其所自也。庚戌正月……由洛阳东抵开封,访福音堂教士柯君为言寺在草市后,地名挑筋教胡同……至则见低地一区,瓦砾丛中,牛溲马勃与潢污相间,并无所谓犹太教寺者,已而担夫指言东北隅藁席围中乃其碑也;搴席而入,俯身读之,碑固完好,所残缺者,不过数十字而已。余拟抽笔录其全文。倏有老人者探首窥视,且自言为赵姓,本挑筋教徒,而其家固藏有此碑拓本焉。余惊喜过望,因相与访其居;既至门,则呼其侄出迎,一切起居状态,祀先敬祖,悉与汉民无殊;然谛审之,则高鼻深目,固与高架索相仿佛也。余历叩其源流,而其侄亦娓娓而道;然荒言过半矣。荒言曰:我辈之去祖国,年代渺远不可知矣;始之来此土

也，凡七姓，曰：赵，金，张，艾，高，及二李，都八家；继而张姓不知所往，现存六姓，人口约近二百，多操小本营业；婚嫁固必取诸同姓，然以贫富相悬，不能尽拘也。惟谨守挑筋遗规，虽血缕肉线，必净尽焉。清真之旨，远过于回教，教中经卷，我祖我宗皆以金筒贮之，藏诸圣寺。然闻数百年前，忽有道士来谒，固请出而曝之；俟焉暴风大起，诸经皆飘失无存，盖为天神摄而去矣。七十年前，有武生高某者，凶横为同教冠，至于撤毁寺屋而贾其材焉。同教者皆无如之何，而工徒之颠越以死者数人；教祖之迁怒也。圣寺既毁，久之县官乃并欲夺我地，移我碑，我出死力以争之乃罢。前年英国潘君游方至此，言奉我国王之命，来抚慰我辈者，并为我辈摄影而去。我因以金筒赠之；……迄今数年，又复无耗云云。

读此记，而于犹太人在逊清末之状况，可以概见。民国二十三年七月见《圣教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一期洛阳游志，余曾至开封，乃去参观犹太寺遗址，见一块平地，绝无踪迹之可按，现为加拿大圣公会购去云。遗址旁两街道一为北教经胡同，二为南教经胡同，因挑筋胡同名不雅驯，故改今名云。现在犹太人尚有五六家，均甚贫困，都是工人，已与本地人同化无别，即其教义亦不知之矣。惟每年尚有一次之聚餐，有一赵姓教长。至论犹太寺教碑现在惟存弘治及正德二碑已移至中山路（北段）中华圣公会。护以碑亭。河南中华圣公会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立有该会之碑一，今关于犹太寺者摘录如下：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教区会议成立；是年挑经教碑（犹太教碑）两块移置本座堂院宇两旁，此碑原置教经胡同，教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

寺旧址颓垣瓦砾之间，几乎湮没，嗣经该教人赵允中等愿将两碑移送会内，永久保存，兹碑得巍然无恙，为研究宗教之一助云云。

碑上除此之外，所记是关于圣公会之事，兹不赘。呜呼犹太教寺犹太教碑，至今不过为考古家之凭吊而已，犹太人亦不自知其教义，盖一赐乐业教已失其宗教存在之性质。吾曰是不足为惜，盖犹太人所等待之默西亚既来斯世，而立定新教矣，即罗玛公教；则一赐乐业教即当消废，其幸存中国者，实一奇特之事。余前年在伦敦博物院，曾研究此开封一赐乐业教问题，久欲作一篇论文，适民国二十三年到开封亲访犹太寺遗址，因将十多年前所未实行之志，借重于许多书籍之参考，得成是篇。

**参考书**

除本篇内已注出之诸书外，尚有：
《中国犹太人考》文化建设卷一第四期
Les Juifs en Chine—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Nov. et Déc. 1935—Janv. et Fév. 1936

## 附录一　关于开封一赐乐业教之吉光片羽

沈公布　译

中国内地，如开封、宁夏、江都、宁波之有一赐乐业教，相传已久。一赐乐业者，希伯来民族（Peuple hébreu）入居中国时，所以自称其教之名也。盖为 Israël 之译音，犹近人之译为义撒厄尔与以色列也。是教来华之年，远溯汉宋而至明代而昌盛；建寺撰碑，皆为

教人之居官者。惜乎承化既久，子姓式微：逊清道咸以后，教人生计，益处凋瘵，归回教者有之，与汉人同化者有之；寺址经典，盗售殆尽。降至今世，而寂焉无闻矣。考古家如陈垣、叶瀚等，已在《东方杂志》第十卷及第十七卷中，发表其一部分之研究。作者何人，不敢以凭空臆断之语，换入列论；只就法京巴黎一八一九年初版之《坊表信札》(Lettres Édifiantes)一书中，将所有关于本问题之吉光片羽参译于后，谅为考古家所许可，而亦阅者诸君所乐闻也。

**一　骆保禄神父(P. Jean Paul Gozani)致苏霖神父(P. Joseph Suarez)之信札——一七〇四年，十一月，五日。——见《坊表信札》第十卷第十七页。**

余尊敬之神父，

关于此间所称之挑筋教，二年以来，余早具前往探听之心理：盖念此辈必为犹太人(Juifs)。或可达余寻获古经(Ancien Testament)之目的也。第余对于希伯来文字，至今尚无浅略之知识，深惧毫无成就，故遂搁置此议焉。顷读来示，藉知探听若辈之实情，固为君之所欲于余者，敢不遵命前往；竭余所能，以求其详而确者，报告于君：

初，余与若辈作一度友谊之酬酢，而若辈亦以礼报余；并来余处拜访。余遂得躬往若辈之礼拜寺(Synagogue)答拜焉。至则教众适聚寺中，余遂与若辈畅谈多时。寺中联额，悬挂迨遍：有华文者，有希伯来文者。余得若辈之许可，得见经典；并得蓦入寺中最尊严之殿焉。闻是殿，惟掌教(Chef de la Synagogue)可以端肃步入，教中人不得践其地也。

殿中，横列案桌若干；上置经龛，凡十有三；幛以绸帷；所谓《梅瑟五经》(La Pentateuque de Moïse)者，供于兹焉。其中十二龛，位

义撒厄尔之十二宗派(Les douze tributs d'Israël);又一龛,则位梅瑟。经,皆书于羊革,卷于轴。掌教因余请,饬人掀帷展卷,则书法明晰。其中一部,闻为黄河淹没开封后所救出者:字划模糊,水渍斑烂。其余十二部皆为教人所修订者。殿中又置箱匣数事,内藏经本多种:大经与其他教律在焉:盖为教人祈祷所用之本也;经文,皆希伯来语;其中除数本新订者外,大半陈旧破碎;然皆什袭珍藏,故箱匣莫不金碧辉煌也。

礼拜寺之正中,高踞一华丽之宝座,上置绣褥:盖梅瑟宝座,星期六与瞻礼日,所以置经典于上而念诵者也。座后,供万岁牌,上书当今皇上之号;然寺中并无图像与偶像。寺西向,故若辈祈祷诵经,亦转身向西。若辈尊称天主(Dieu)为"天"、"上天"、"上帝"、"造万物者",及"造物主宰"。叩其故,则曰:是皆由中国古书中得来,所以释至高无上,及万物之原始也。

出礼拜寺,入别一室;室中满列香炉。若辈告余以此为敬礼圣人及伟人之处。室中之最大香炉,乃为敬礼教祖亚巴郎(Le patriarche Abraham)者;其次,乃为敬礼依撒格(Isaac)、亚各伯(Jacob),及其十二子即若辈称为十二宗派子者;再次,为敬礼梅瑟、亚郎(Aaron)、若苏亚(Josué)、厄斯大拉(Esdras)及其他伟人者。

出室后,往客座,又复相与谈论。言间余以携来《圣经》(Bible)之后页,抄有希伯来文之古经(Ancien Testament)篇名者,举以示掌教。掌教接而诵之,谓余曰:此即彼等之圣经(Pentateuque)篇名。余等遂各取其经,相校亚当(Adam)至诺厄之一段;其中统系年岁之相同,若合符节。厥后约略浏览造成经之总论(Genèse),救出之经(Exode),肋味孙子经(Lévitique),数目经(Nombres),及第二次传法度经(Deutéronome),即梅瑟五经中之人名及年代焉。掌

教告余以彼辈称此五经曰：勃唻齐脱，完来率麻刷，怀克啦，怀大皮呣，哀来哈特排啉；共分五十三卷：计造成经之总论十二卷，救出之经十一卷，其余三经各十卷。并在余前，展开数卷，任余念诵；然余以不谙希伯来文故，竟无从利用此良好机会也。

余亦一度询及上述古经以外之经，掌教答语含糊，若谓：稍备数本，残缺不齐者。而在旁之教人，亦告余以大都失于黄河之水患者。余遂悟：欲知其翔实之内容，非精通希伯来文字者，不可得也。

最足使余惊异者，莫若彼教历代之司教首（Rabbins）。盖曾将可笑之故事，搀入圣经之真事实中；即梅瑟五经中，亦数见不鲜。若辈每于谈论间，偶然言及；则必大放厥辞，光怪陆离，不近真情；致余不能不笑，而疑若辈为谬改圣经之遗传信奉派（Talmudistes）矣。

及闻若辈谈及明代之费乐德神父（P. Rodriguez Figueredo）与本朝之恩利格神父（P. Chrestien Enriquez），而余言益信。若辈谓：二位神父亦曾一再来此，互相研究。然则此二明人之所以不曾设法取得一本圣经者，当以彼等之圣经，已为遗传信奉派所谬改，非纯粹无疵，如耶稣降生以前者，已失其为考古之材料也。

然此辈犹太人，亦曾保存几种古经上之礼仪焉。如：若辈称为自亚巴郎始行之割损礼（Circoncision），纪念救出埃及，与步行经过红海之巴斯卦羔羊礼（L'agneau pascal）及每星期六之安息日（Le sabbat）与其他古教之瞻礼日也。

据若辈言：犹太人之来中国，始于汉朝；初则子姓繁多，今已愈见减少：惟剩赵、金、石、高、张、李、艾七姓而已。七姓中，自相联姻，不与回回通姻；因回回教与若辈之经典及礼仪，毫无相同之点；即留髭蓄须，亦各异其式样也。

犹太人之有礼拜寺，惟于河南省城。然寺中并无祭坛；只有梅

瑟宝座、香炉、长案与上插占烛之蜡台数事而已；是彼等之礼拜寺与我辈欧洲之天主堂微有相同之点。寺分三部：中部设有香案，梅瑟宝座，万岁牌与供藏十三部梅瑟五经之经龛。经龛之置，列若环堵；故中部即成为礼拜寺之行礼处（Choeur）。至其他两部，则专供教人祈祷及诵经之用也。

余素闻彼教中不乏秀才与经生也，遂问以尊敬孔子与否？掌教及教人皆答谓：若辈之尊敬孔子，与中国文人学士无异；且亦至文庙中，参与盛大之祭礼；并谓春秋二季，亦循中国人之习俗，祀奉祖宗于礼拜寺旁之祖堂中；惟不用猪肉，而代以盛馔，佐以馨香及跪拜之敬礼矣；余又问：祖堂中，设有牌位与否？则答谓：并无牌位与神影之设置；只香炉数事而已。惟对于教中人之曾任显宦者，则设有标牌，上书其姓名与品秩也。

对于上述之万物原始名号，君可于余抄奉之碑额中见之。余固希望君，更能有所新发现也。至若辈之圣经，余拟借来抄录；因若辈与余颇接近，或肯一借也。君若有其他之愿望，恳即见示，俾得遵行也。耑此云云……

再者，若辈自称其教曰：一赐乐业。并谓其祖先来自西域如达国（Royaume de Juda）为若苏亚（Josué）于出埃及，过红海，经荒漠后所征得者。末谓出埃及时，犹太民族达六十万人云。

彼等亦曾为余述及审事官录德经（Juges），达味圣咏（Psaumes），撒落满之喻经（Paraboles），及厄日纪亚（Ezéchiel）若纳（Jonas）之经序等。然则除古经五部外，彼等尚有圣经中之其他经书也。

若辈亦曾告余以彼等之文字，共有二十七字母，而普通用者，只有二十二字母。然则此语与圣日勒弥亚（S. Jérome）所云：希伯来人惟有二十二字母，其中五字母，另有其变化写法一语，吻合无间

矣。余亦以华人之称其教何名为问，则答曰挑筋教：因彼辈禁止血食故，食必挑去牛羊之筋与静脉，俾血能流净也。

士人以挑筋名其教，若辈乐而受之者，所以自别于回教也。若辈又自名其教曰古教，曰天教。

犹太人每于星期六日，不举火，不烹饪；盖于前一日已预为制备也。彼等于礼拜寺中念诵圣经时，皆以薄纱蒙首。据云：以纪念梅瑟之蒙面下山，颁布主宰之十诫与教律也。

此辈犹太人除圣经外，更有所谓历代司教首所著之圣祝焉。其中逞辞诳语，不一而足，彼辈则奉为礼典及仪法也。彼辈亦曾为余言天堂地狱之说，然类多不合真理；极似遗传信奉派之口吻矣。

余尝为若辈言及圣经中所许之默西亚（Messie），则闻言大骇。及余谓：彼名耶稣（Jésus），则彼等曰：圣经上，亦曾见过一大圣人名耶稣者，救世主宰之子也。然则，确未认识余欲言之耶稣也。（下略）

**二　骆保禄神父信札之评注。——《感化信札》第十卷第廿七页。**

骆神父已将其所见于开封礼拜寺者，详述于前函中矣。然吾人于研读之余，参加下列之评注，俾读者更能明了其内容也。

1. 信中所言之礼拜寺，似迥异于吾人在欧洲所见者：因其内幕之陈设，绝类一古教之圣殿（Temple），而非今日犹太人日常祷告之礼拜寺（Synagogue）也。果也，中国犹太人之礼拜寺中，只许掌教出入之神圣部分，显为模仿安置结约之柜（Arc hed，alliance），与梅瑟及亚郎手杖（la verge de Moïse et celle d'Aaron）等之至圣所（Santa Santorum）也。其中间之一部分，亦效日路撒冷（Jérusalem）圣殿中，司教及勒味族人集会献祭之所。至于入门之第一部分，为教人祈祷敬礼之处，则恰似吾人所称之义撒厄尔前殿（Atrum Israelis）矣。

2. 中国犹太人中寺壁上之额言，绝类欧洲礼拜寺中，犹太人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